

红痕

铁中集团八年级 陈王杰

清晨的露水还挂在祠堂老槐树的叶尖，我擦着昨天在红色图书馆借的油印本，沿着青石板路往村西头走。书页里夹着的槐花标本散发着淡香，像在给引路。脚下的路是去年刚翻新的，青石板间嵌着太阳能感应灯，到了夜晚会亮起暖黄的光——爷爷说，他小时候走夜路全靠煤油灯，如今连石头缝里都藏着“星星”。

村西的老宅院刚改成红色纪念馆，木门上的铜环被摩挲得发亮。跨进门槛时，脚边的石臼引起了我的注意——内壁的凹痕深浅不一，解说牌上写着“当年红军碾米用的器物”。展厅里的玻璃柜里，褪色的粗布军装叠得整整齐齐，领口处的补丁针脚细密，旁边摆着的草鞋绳结里还卡着几粒泥土。最让我驻足的是一幅老地图，泛黄的纸页上用红墨水圈着一个个小村庄，墨迹晕染的痕迹，像极了红领中被雨水打湿后的样子。纪念馆的讲解员正用全息投影还原当年的行军场景，光影里的篝火与窗外新建的光伏电站形成奇妙的叠影，那些曾经见证过艰苦岁月的土地，如今正产出清洁的电能送往远方。转过纪念馆的后墙，有条新修的鹅卵石路，尽头是座爬满青藤的土坯房。木门虚掩着，推门进去，看见墙上挂着泛黄的黑白照片：穿军装的年轻人站在老槐树下，胸前的红星在阳光下格外醒目。屋角的木桌上，粗瓷碗和油灯摆得像随时会有人回来使用，炕边的墙上刻着歪歪扭扭的字：“保家卫国，人人有责”。指尖抚过这些刻痕，突然想起红色图书馆里那本连环画——原来当年儿童团的秘密会议，就藏在这样的土坯房里。土坯房外新修的停车场里，停着几辆来自城里的研学大巴，车身上“红色革命基地”的标语被阳光照得耀眼。

往回走时经过文化广场，几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坐在石凳上，给围坐一圈的孩子讲红色故事。老人手里捧着一本厚厚的回忆录，指尖划过泛黄的纸页，讲起当年红军在村里休整时，帮乡亲们挑水劈柴的往事。“那时候的战士们啊，宁可睡在屋檐下，也不随便进老乡家门。”老人的声音带着岁月的沙哑，却格外有力量，“现在的好日子，都是他们用血汗换来的。”

孩子们听得入了神，胸前的红领巾在阳光下格外鲜艳。广场中央的旗杆上，国旗正顺着风势舒展，与孩子们的红领巾遥相呼应。不远处的电商服务站里，年轻人正将印有红色故事的文创产品打包，快递车的引擎声与广场上的讲述声交织成新的乐章。夕阳把老槐树的影子拉得很长，我坐在祠堂的石阶上翻看油印本。书页里的儿童团誓词被人用红笔描过，字迹深浅不一，像是许多人接力写下的承诺。远处的红色主题乐园传来孩子们的欢笑声，夹杂着“冲啊”的呼喊，与纪念馆里的老物件形成奇妙的共鸣。

合上油印本时，槐花落了满身。我望着村口新立的“乡村振兴示范村”标牌，突然明白爷爷常说的“好日子是奋斗出来的”是什么意思。当年红军守护的村庄，如今有了明亮的路灯、畅通的网络、红火的产业；当年儿童团牵挂的家园，正以崭新的姿态拥抱时代。这变化里藏着无数人的汗水，也藏着祖国前行的脚步。摸了摸胸前的红领巾，它在晚风里微微发烫。或许未来我会成为一名红色讲解员，让更多人了解家乡的革命历史；或许我会当一名作家，把这些动人的故事写成书流传下去。但无论选择哪条路，都要像这红领巾的颜色一样，永远滚烫，永远鲜亮。因为我知道，个人的理想从来都与民族的复兴紧紧相连，强国在我的承诺，不只刻在油印本的誓词里，更要写在脚踏实地的每一步里，写在让家乡更美好、让祖国更强大的奋斗里。

指导老师：涂梦欣

通知音悦初人地 下相清
理返晚鸟日情一 歸與川
漁舊年性照揮為 來還帶
歌林惟潭高手别 且荒長
入松好影林自孤 閑城薄
浦風静空曲茲蓬 闕臨車
深吹萬人徑去萬 青古馬
解事心通蕭里山 渡去
林帶不萬幽蕭征 橫落開
父山關籟蒙班浮 北日開
童月心此禪馬雲 郭滿流
書照自俱房鳥游 白秋水
於彈願癖花清子 水山如
芝琴無惟木晨意 繞迨有
田君長聞深入落 東通意
窮空磬光寺故此 嵩暮禽

《古诗五首》

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五年级 林文童 指导老师：潘鑫斌

饺子里藏着春天

铁中集团九年级 叶雨霞

厨房的灯总是亮得格外早。清晨五点半，我揉着眼睛推开虚掩的门，果然看见母亲系着我小学时送她的蓝碎花围裙，正弓着背在案板前擀面皮。窗外的天还蒙着层青灰，她鬓角的白发却比那晨光更先刺进我眼里——原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那些乌亮的发丝，都悄悄染上了岁月的霜。

“醒啦？”母亲没回头，手里的擀面杖匀速转着，面团在她掌心里翻出圆润的褶儿，“你最爱吃的芹菜猪肉馅，猪肉是我今早去赶菜市场挑的，活可新鲜了。”她从冰箱里捧出个保鲜盒，掀开盖子时，腥膻味混着芹菜的清香立刻漫出来。我凑近看，粉白的猪肉裹着翠绿的芹菜末，中间点缀着星星点点的姜末，像幅春天的画。

记得小时候，我最爱蹲在厨房看母亲包饺子。她总说“饺子要捏出十八道褶才好看”，于是那双沾着面粉的手便灵巧地舞动起来：揪一团面剂子按扁，擀面杖“吱呀吱呀”转两圈，一张中间厚边缘薄的圆皮就落进掌心；挖一勺馅料放在正中央，对折捏合，拇指和食指沿着边缘轻轻一挤，月牙似的饺子便排着队站在了案板上。我那时总学不会捏褶，不是露了馅就是歪歪扭扭，母亲就握着我的手说：“慢慢来，你看，像给小娃娃系蝴蝶结似的。”

后来我上初中住校，每周五放学回家，推开门准能闻到厨房飘来的饺子香。母亲会提前把炕烧得暖烘烘的，等我放下书包，一盘盘热气腾腾的饺子就端上桌了。“这是你爱吃的羊肉胡萝卜馅，”她夹起一个吹了吹，“我特意把胡萝卜擦成细丝，怕你咬不动。”我咬开薄皮，滚烫的汤汁溅在舌尖，羊肉的鲜香裹着胡萝卜的清甜，连汤都喝得一滴不剩。母亲就坐在对面笑，眼角的皱纹里盛着满足：“慢点吃，锅里还有。”

去年冬天我出门与朋友玩到晚上才回家，回家时道路上的灯都熄了一半。推开门却看见客厅留着一盏小灯，厨房里传来轻微的响动。推开门，母亲正坐在小板凳上包饺子，案板上整整齐齐摆着几十个饺子。“你胃不好，”她抬头看见我，慌忙站起来，“我煮了几个，还热乎呢。”我接过她递来的碗，饺子皮上还沾着几点面粉，咬下去时，那熟悉的鲜香让我突然鼻尖发酸——原来无论我走多远，母亲永远记得我最爱的味道。

此刻站在厨房门口，看母亲把包好的饺子一个个码进竹屉，像排列整齐的小月亮。她抬头看见我，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怎么起这么早？再去睡会儿吧。”我摇摇头，走过去接过她手里的擀面杖：“妈妈，我来帮你。”

面团在擀面杖下转开，我学着母亲的样子捏褶，虽然还是不够漂亮，但母亲接过去时，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我们闺女会包饺子了。”阳光透过纱窗洒进来，落在她眼角的皱纹上，落在我们交叠的手上——那是岁月留下的痕迹，也是爱最温暖的形状。

后来我才明白，母亲的饺子从来不只是食物。那是清晨第一缕烟火气的牵挂，是异乡深夜里最柔软的念想，是无论走多远都能找到归途的坐标。每一个褶皱里，都藏着说不出口的“我爱你”；每一口汤汁里，都熬煮着岁月最浓的深情。

指导老师：李旭红



《守护地球之眼》

温溪二小二年级 郑琼滢 指导老师：郭海忠

木香里的传承

温溪实验学校九年级 邱琳璇

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时，我总觉得闯进了一个装满阳光和木香的秘密方盒。项长春叔叔的创作室里，到处堆着比我还高的木板，空气里飘着甜甜的松木香，像吃了口刚出炉的蜂蜜面包，回味无穷。

第一次见他刻字，是学校组织的非遗体验日。我蹲在工作台边，下巴托在手上，看他把二十多把刻刀在指间玩转如流，有的尖得像蜜蜂针，有的则钝得像奶奶纳鞋底的顶针。“看好喽。”他笑着眯起眼，突然一使劲，刻刀“咔”地扎进非洲梨花木里，木屑如金色的雨滴，滴落于我的手掌心。

原本平实的木板，在他手下慢慢长出了字的筋骨。阴刻的时候，他手腕往下压，刀头深深钻进木头，像要把悄悄话藏进那字刻里似的；阳刻时又轻轻一挑，木屑变成细细的粉，沾在他蓝布围裙上，像落了层雪。我伸手摸那刻好的“福”字，阴刻的地方凉丝丝的，阳刻的笔画鼓起来，硬邦邦的像块小饼干。

后来我总往创作室跑，看项叔叔蹲在院子里选木料，眯着眼看阳光穿过木纹的样子，说这叫“听木头说话”。他教我用砂纸打磨木板，从粗砂到细砂，磨得木头光滑溜溜的，摸起来像是脚底板抹了油一样平滑。“要顺着木纹磨，就像梳头发不能反着来。”他握着我的手慢慢磨，砂纸“沙沙”地响，像树的呼吸声。

上个月考核要刻块“勤学”木牌，项叔叔教我握刀。刀柄硌得我手心发红，他站在我身后，大手包着我的小手慢慢压：“刀是笔，木是纸，心要跟着手走。”木屑钻进我的衣领，痒得直颤，却看见木头上慢慢显出个歪歪扭扭的“勤”字。笔画像刚学会走路的小鸭子。

现在那块木牌挂在学校工作室后墙，阳光照过来时，刻痕上的金漆闪闪发亮。项叔叔说，温溪的老匠人从前给寺庙刻匾额，字一挂上去，就连石头都活了。我不懂石头是否会活，只盼着日后刻功精进，要为学校大厅添上属于自己的木牌——让木头的清香，伴着师生的笑语，留在每一个热闹又温暖的日子里。

每每划过道道刻痕，全是千百年的温度。温溪刻字人，以刀执笔，在木头上创造历史；以心泻墨，在时光里延续文脉。美好从来不会消失，而是刻印在木头上，在岁月里慢慢沉淀，随后惊艳每一个人，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带着这份情怀，持续传承下去。

指导老师：蓝瑶瑶

